

中国当代 名作家小传



主编 何火任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主编 何火旺

中国 当代 名作 家 小传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作家小传

何火任 主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365,000 插页2

1990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200册

ISBN 7-5039-0417-8/I·232

定价: 6.00 元

中国当代作家队伍面面观

——代前言

何火任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而创造这个文学新时代并将它不断推向前进的中国当代作家队伍，却是在“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新时期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支从不同革命历史发展阶段步入文坛的作家队伍，既有着亲密的文学血缘关系，又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老作家丁玲生前曾称我们这支作家队伍为“五代同堂”。对于这样一支结构独特的作家队伍，如何从整体上进行认识和把握，确乎是一个尚待开发的领域。解放后，专门研究作家的著作也出了一些，但往往限于研究几位杰出的老作家，而对于广大的作家群则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新时期已出版了好几种当代文学史，但其中所论述到的作家仍寥寥可数，而且通常互相孤立着，被分别划入各种文学体裁的框架之中，这也很难反映出作为一个时代的作家队伍的整体面貌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里，我想主要从“时代造就了作家，作家创造了文学时代”这样一个角度，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阵列中作一次纵的快速穿行，进行若干方面的粗略的描述和评析，以期引起同行们进一步作整体性思考的兴趣。

当代中国作家队伍中最老的一代，是“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期间出现的一批作家。这一代作家以鲁迅为最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非常遗憾，鲁迅没有能够活到新中国成立。我们感到庆幸、骄傲和自豪的是，这代作家中的一些佼佼者，如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叶圣陶、冰心等，他们继续着鲁迅的精神和事业，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不断地奉献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鼓舞和教育革命群众，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并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作家，从而成为新中国的文坛泰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创建者，是当代作家队伍中的引路人和伯乐。

这代作家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敬佩的辉煌成就，是由造就这一代作家的时代和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及其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与事业的精神决定的。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阶段。在这场伟大的政治运动中，我国思想文化界高扬起“民主”与“科学”两面鲜艳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掀起了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这场运动至大革命期间，革命浪潮高涨，思想空前活跃、开放，许多有头脑、有文化的热血青年，其中有不少文学青年，纷纷远渡重洋，学习救国救民的本领。我们的第一代作家就是在这样一个革命风潮激荡、思想开放活

跃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但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又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首先,他们都有着强烈的投身革命的热情。象茅盾,1921年就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并曾在毛泽东同志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当然,更多的作家是在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之后才走进革命行列的,如郭沫若,1914年至1924年在日本求学期间,曾接受过泛神论思想的影响,后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迪,才转而进入革命战线,积极投身于反帝、反蒋的斗争,于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经周恩来等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田汉也曾思想上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苦闷与彷徨,由于时代的推进,终于投入革命戏剧运动,于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再如老舍,一度对“五四”运动有过隔膜和误解,自称是个“旁观者”,他与冰心还曾受过基督教的影响,后来都积极投入革命文学阵营;也有的起初是为了挣脱封建思想和家庭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男女平等而离家出走,如陈学昭、张恨水等就是这样由自奔前程到参加抗日斗争的。总之,他们或早或迟都积极投身于革命。

还有,这一代作家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教养,学问根底深,思想博杂,眼界开阔。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自少年时代起就受到很好的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文学的熏陶与教育,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大都到过日本或欧美国家求学深造,钻研中学或西学。如,郭沫若曾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共达二十年之久,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造诣极深,成就卓著,在创作和思想上受到过泰戈尔、惠特曼等东、西方诸种流派和学派的影响。

响；田汉去日本求学五六年，曾对西方多种文艺思潮流派兼收并蓄；茅盾也曾客居日本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老舍在英国教学六年，受狄更斯、康拉德等人的影响，后又到美国讲学、旅居多年；洪深留学美国六年；冰心于1923年至1926年在美国研究英国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后又历游日、美、英、法、德、苏等国，解放前夕在日本东京大学作为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新文学；陈学昭于1927年至1935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前后达九年，并通过长篇学术论文《中国的词》的答辩，获法国克莱蒙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一代典型的“学者型”作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深邃，因此，他们不仅文学创作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学术及文艺理论方面也各有精通，而且为我国读者翻译了大量的东方和西方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

这一代作家得天独厚的条件与素质，使得他们在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对我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建国后，繁忙的国务活动或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重任落在他们的肩上。即便如此，他们有的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勤奋笔耕，写出了不少誉满中外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老舍的话剧《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女店员》、《全家福》、《西望长安》，田汉的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冰心的散文《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和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等。他们的作品中那深厚、丰富的思想艺术容量和独特的艺术光彩，为我国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们中象茅盾、叶圣陶等文坛巨匠，长期辛勤地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或编辑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和一批又一批文学新

人的成长浇灌了大量心血。他们的功绩光炳千秋！

二

我国当代作家队伍中的第二代作家，是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日战争前这一时期步入文坛的。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和斗争的时代。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革命政变，中国大地上生气勃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从此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代替了光明，祖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那罪恶的刀枪和残酷的牢狱对准了广大革命者、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也对准了进步作家。1929年赵树理被捕并被押送太原“自新院”；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白莽等五位青年作家在上海遭杀害；1932年，欧阳山受通缉，陈白尘、周立波被捕后都被关压了近三年，艾青也遭密探逮捕被判刑六年（三年后获释）；1933年丁玲被特务秘密绑架并被押往南京囚禁三年多；1935年夏衍受追捕，田汉入狱，瞿秋白、方志敏等被枪杀。反动派的罪恶罄竹难书。

黑暗吞噬光明，也必然造出更多的追求光明的勇士。正是在这样一个阴云密布、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里，年轻的作家一批批涌现出来，他们或沉思，或呐喊，或拍案而起，或冲锋陷阵，同上一代作家一道，以勤奋的笔蘸着满腔的热血，呼喊人民的心声，描绘祖国的苦难和人民英勇抗争的历史画卷。这代作家中，如巴金、欧阳山、陈白尘、艾芜、张天翼、沈从文、吴伯箫等，在上一个时期就已有作品问世，只是到本年代，才开始大展雄才，成为文坛骁将。与他们同时奋笔于文坛的，还有一大批扛鼎作家，如小说家丁玲、沙汀、萧军，诗人艾青、臧克

家,电影文学家夏衍、阳翰笙,话剧作家曹禺,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科学文艺作家高士其等。这个时期开始步入文坛而在以后各个年代里创作出惊世之作的作家也很多,如何其芳、赵树理、周立波、田间、光未然、于伶、宋之的、严文井、刘白羽、徐迟、姚雪垠、吴强、草明、碧野等。应当说,在这个“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时代里,我国文坛上空依然群星灿烂。艺术之光是不会熄灭的。

同上一代作家相比,由于时代的不幸和家庭条件的限制,这一代作家中虽然也有一批作家,如何其芳、曹禺、高士其、吴伯箫等,受到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另外还有许多作家,或因家庭出身贫困,或因早年就投身于革命,没有更多的读书、深造的条件。他们有的好不容易求得一个大学旁听或预科学习的机会(如欧阳山、姚雪垠、张天翼等),有的仅读到中师或其他中等专科学校(如艾芜、沙汀、赵树理、草明、陈白尘等),有的难以升学,象沈从文只念到小学毕业,完全靠自学成才。他们中也有少数出国求学的,但很少能象前一代作家那样潜心于文学方面的学问,如夏衍于二十年代初曾被中学保送去日本深造,他学的是电机科,同时积极从事政治活动;高士其在美国长期专攻化学和医学;艾芜青年时代曾在缅甸、新加坡谋生,过着贫困的流浪生活;巴金到法国留学,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艾青也曾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工余自学绘画同时兼习法文。这少数作家在知识与学问方面还算得上是这个时代里的优胜者。然而,总的说来,这代作家在社会科学方面不及上代作家的知识渊博,学问深厚。他们较少有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象夏衍、巴金、周立波等也从事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但主要是转译苏联作家的作品。这一代作家有幸的是,

在他们走上文坛的过程中，不少人得到了前一輩作家的直接扶持和培养，如鲁迅曾热情帮助萧军、丁玲等作家，叶圣陶最先发现了巴金、丁玲等文学青年的才华，郭沫若、茅盾曾积极鼓励欧阳山、臧克家、赵树理等的创作，而巴金又发现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真是英才眼里识英才。

时代也赋予这一代作家以特殊的素质。他们中较为年长的一批，如夏衍、沈从文、艾芜、丁玲、巴金、沙汀、臧克家等，也曾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思潮的震动与冲击，然而，当他们步入文坛时，却正是“五四”精神被窒息和扼杀的年代，不要说人身无自由可言；文化思想也紧紧地被钳制着。比他们晚起的一些青年作家，更不曾尝到“自由”的滋味。因此，这一代作家中，虽然也有如巴金、艾芜等一开始出于对家庭封建束缚不满而投身于社会，进而拿起笔为社会的进步而呐喊，虽然象巴金、丁玲等曾经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后转向人民民主革命，但从总体上看，这代作家较少有经历长期“个人奋斗”的痛苦，而大都在青少年时代就体验到个人同阶级、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关系，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较早就投身于革命营垒，成为自觉的文化战士。比如，夏衍于1927年27岁入党，阳翰笙于1925年23岁入党，三十年代初，他们由党组织安排进入上海电影界，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影小组，开拓党的电影事业。丁玲于1932年28岁入党，1936年奔赴延安。比他们年轻的赵树理21岁入党，陈白尘24岁加入共青团，光未然14岁入团、16岁入党，田间22岁入党，刘白羽15岁辍学从戎，吴强28岁参加新四军、29岁入党，等等。这是一代革命意识极强的“革命家型”的作家。老苏区的作家不少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也大都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他们有组织地、团结一致地从事人民的革命文学事业，度过长期的艰难困苦，直至新中国的诞生。

应当说，当代作家队伍中的这一代作家，具有着许多可贵的精神品格。他们政治热情很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极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充满忠诚与挚爱。他们是新中国文学园地上辛勤的卓有成就的开拓者。建国后，为了及时反映抗美援朝斗争，巴金、刘白羽、田间等作家一再奔赴朝鲜战场，写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当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开展起来，他们积极地投身于工厂、农村、建设工地或边疆，运用多种文学形式讴歌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时代热潮，如，艾芜先后到鞍钢、大庆等地，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草明也及时写出反映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周立波五十年代初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写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五十年代中他又回到湖南故乡农村安家落户，创作出著名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赵树理长期坚持在太行山区农村生活，写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短篇小说和反映农村合作社运动的著名长篇《三里湾》；吴强于1957年出版了描写解放战争的著名长篇小说《红日》；田间于1959年至1961年完成了长诗《赶车传》的创作；碧野建国初去北京丰台机务段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动脉》，朝鲜前线也留下了他的足迹，五十年代后期他又两次去新疆，出版了长篇小说《阳光灿烂照天山》和游记《天山南北好地方》；徐迟建国后两次去朝鲜，四次去鞍山，六次到武汉长江大桥工地，创作了不少歌唱新生活的诗歌和特写。还有，沙汀和艾芜的小说，艾青、臧克家、邹荻帆的新诗，夏衍、阳翰笙、于伶的电影文学剧本，曹禺、陈白尘、宋之的的话剧，吴

伯箫的散文，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陈伯吹、张天翼、贺宜的儿童文学作品等等，都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了重要的篇章。可以说，这一代作家始终积极地、自觉地听从革命的召唤，紧跟时代的步伐，献身于人民的文学事业。虽然有的时候，如在反映工业战线生活时，他们往往政治热情高于创作耐心，因而写出的优秀作品不多，但他们那种勇于开拓题材新领域的精神仍然是很可贵的。

三

中国当代作家队伍中的第三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这十多年，是我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处于白热化的时期，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独裁统治者由疯狂走向灭亡的垂死挣扎的时期，是中华儿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拼搏的时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决战阶段并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历史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连同我们的文学，都推进了战火。

显然，在这个时代里出现的作家同上两代作家之间是命运相连、精神相通的，前后三代作家中不少人从此并肩穿越于战火纷飞的漫长年代，穿越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之中。这代作家中如陈其通、周而复、杨沫、严文井、梁斌、柳青等在上个时期已开始有作品发表，也有的作家如杜鹏程、王汶石、郭小川、刘知侠、陈登科等的重要创作成就是在下一个时期。然而，从整体上看，这一代作家同前两代作家相比，又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时代留在他们身上的印记极为鲜明。民族仇、阶级恨将受压迫最深重的社会底层的人民推上了历

史的舞台。他们愈来愈明白，要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不仅要靠自己拿起枪杆子，还要靠自己拿起笔杆子。于是，一代作家应运而生。这代作家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也有的出身于工人、城镇贫民或小知识分子家庭，上学读书极不容易，他们中一部分人受到中等教育就十分难得，不少人连小学也无法念完，如，杜鹏程童年在店铺当学徒，还进过教会的孤儿院；陈其通只在幼时读过一年半私塾；阮章竞、峻青、胡奇等也自小当学徒、童工、勉强在小学念了几年书；马烽高小未能毕业；魏巍好不容易上了平民小学和简易乡村师范；陈登科只读两年书，6岁时父亲推车受伤致死，15岁他就接父亲的手推车以维持生活，20岁被国民党抓壮丁。他们几乎都是靠刻苦自学、勤奋练笔而开始文学创作的。杜鹏程、魏巍、马烽，还有西戎、秦兆阳、康濯、刘知侠、李季、贺敬之、严辰、李冰等许多作家，他们是到陕北以后，分别就读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院、陕北公学等学校或附设的培训班，才得以提高文化水平。这代作家中，象钱钟书这样的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可谓是凤毛麟角，象吴祖光、周而复等受到较高的教育亦属罕见。从这代作家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文化程度，不仅无法同第一代作家比，就是同第二代作家中的多数相比，也是非常低的。正因为如此，这代作家步入文坛后，普遍有着一种强烈的文化翻身感和文化主人翁意识，他们视笔为斗争的武器，视文学为革命的工具，形成了一种战士的文化性格。

这种战士的文化性格，是战争时代的产物。战争把我们的国家划分为前线与后方，划分为根据地、解放区与敌占区、国统区。这一代作家大多数是从各个根据地、解放区里成长

起来的，也有一些是来自国统区或敌占区的进步文学青年。抗战爆发后，特别是从1938年开始，他们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在东北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在吕梁山区、太行山区、胶东半岛和冀中平原，在长期战争的各个战场上，都留下了这一代作家的战斗的足迹。他们大都出身贫寒，苦大仇深，二十来岁甚至十多岁就入团、入党，参加革命军队，如，陈其通早年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16岁参加红军；柳青12岁入团，20岁入党；李季、马烽等16岁入党；王汶石、西戎、康濯、柯蓝等18岁入党；刘知侠、郭小川等20岁入党；菡子17岁参加新四军，22岁入党；华山15岁、马烽和胡可16岁、魏巍和柯蓝17岁、郭小川20岁参加八路军。他们中不少人还在革命队伍里担任领导工作，如，陈其通先后担任过游击队长、团长、县委书记、省委委员、辽南武装部长等职，郭小川曾任连队指导员，峻青当过敌后武工队小队长，胡奇曾担任武工队指导员，刘知侠任过步兵团长。这些有文化的指战员往往又是奔波于前线与后方的报刊编辑或记者。他们身着戎装，头戴军帽，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是一代典型的“战士型”作家，血与火铸就了他们的性格和灵魂。

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构成了这一代作家的主体。同时，这代作家中也有少部分出现并活跃在国统区，如吴祖光、秦牧、路翎、骆宾基、袁鹰、郭风、何为等，他们分别在上海、武汉、福州、桂林、广州、香港、北平、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文艺活动。主要由前两代作家组织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把国统区的作家紧密团结起来，成为这个时期革命文艺大军中的一

个重要方面军。他们是不拿枪的文艺战士，长期坚持反日反蒋的革命斗争。解放区的作家受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育和鼓舞，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而创作；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同样受到革命文艺思想的激励，以文艺为武器，敲响旧时代的丧钟，呼唤新时代的到来。

一代战士型作家的文化性格，使得这代作家在我国当代文坛上表现出特异的风采。这无论从他们的创作题材、艺术视角、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审美旨趣，还是从他们的作品的意蕴及其所呈现的思想艺术特色，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建国初期，是一个热衷于唱颂歌的年代，几代作家同声歌唱。在这个赞颂的主旋律震人心扉的时代大合唱中，这一代作家的声音显得特别高亢与悠扬。他们歌颂党、领袖和军队，歌颂祖国和人民，歌颂英雄和革命战争，歌颂光明和进步，歌颂新社会新生活，歌颂新人新事，歌颂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如，贺敬之的长诗《放声歌唱》和《雷锋之歌》，郭小川的诗集《致青年公民》，阮章竞的抒情诗《光荣属于伟大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作家的小说、散文和剧本，都发出了这样的时代强音。这是出自革命战士心底的声音。由于这代作家大都成长于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亲身经历了党所领导的长期武装斗争，非常熟悉和理解革命战争生活，因此，他们不少人是描写革命武装斗争的能手，从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孙犁的长篇《风云初记》、刘知侠的长篇《铁道游击队》、李英儒的长篇《野火春风斗古城》、李冰的长诗《刘胡兰》、杨沫的长篇《青春之歌》、杜鹏程的长篇《保卫延安》、峻青的短篇《黎明的河边》，到杨朔的长篇《三千里江山》、魏巍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

爱的人》和路翎的短篇《洼地上的战役》等，生动地展现出从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漫长的威武悲壮而丰富多彩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画卷，无论是排山倒海、纵横捭阖的运动战，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的游击战，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还是城市群众的革命热情、根据地人民的支前运动以及革命英雄、普通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火中锻炼成长的动人历程，都在他们的笔下得到了有声有色的描绘。还由于这一代身着军装、持枪跨马的作家，大多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小生长在农村，与农民血肉相连，对农村生活和广大农民的内心世界体验深切，洞幽察微，所以，他们许多人又是描写农村生活、反映农民的感情和愿望的能手，比如，梁斌的长篇《红旗谱》，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秦兆阳的短篇《农村散记》和长篇《在田野上前进》，西戎的短篇《宋老大进城》，马烽的短篇《结婚》、《三年早知道》和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康濯的短篇《春种秋收》，王汶石的短篇《风雪之夜》、《新结识的伙伴》，陈登科的长篇《风雷》等等，将我国广大农村从大革命前后到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风起云涌的斗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我国农村各阶级特别是劳苦农民的生活、思想、道德和心态的发展历程，清晰而深刻地描绘在栩栩如生的一幅幅艺术画面上。在开拓工业题材方面，这一代作家也很有特色，同样表现出一种战士的情怀和艺术气质，如魏巍的短篇《老烟筒》、杜鹏程的中篇《在和平的日子里》、杨朔的报告文学《石油城》、李季的诗集《玉门诗抄》、阮章竞的组诗《新塞上行》、周而复的长篇巨著《上海的早晨》等作品，都强烈地显示出脱去戎装的战士的深沉思考和磅礴气势。这一代作

家中，杨朔、刘白羽、秦牧、菡子等的散文，严文井的童话，吴祖光的戏剧等，都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然而在历史题材的开掘方面，在戏剧体裁的创作方面，总的说来这代作家是不及上两代作家的。

四

当代中国作家队伍中的第四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加入作家行列的。这一代作家的构成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如吴运铎、曲波、闻捷、徐光耀、茹志鹃、雁翼、顾工、王愿坚、徐怀中，刘真、邓友梅等；第二部分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或建国前后参加解放军的战士，他们中有的是从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家庭参加部队的，如梁信、高玉宝、李心田、冯德英等，更多的是脱下学生装换上军衣的青年，如李瑛、公刘、陆柱国、黎汝青、韩笑、金敬迈、白桦、未央、梁上泉、柯原、张永枚、高平、周良沛等；第三部分是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有文化的年轻干部或在学校念书的学生，如林斤澜、刘宾雁、黄宗英、崔德志、李準、丛深、宗璞、陆俊超、陆文夫、高晓声、鲁彦周、柯岩、方之、李国文、流沙河、浩然、从维熙、邵燕祥、王蒙、刘厚明、韩映山、张弦、刘绍棠、张贤亮、任彦芳等；第四部分是直接来自工厂、矿山或田间的工人、农民业余作者，如王老九、黄声笑、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李学鳌、孙友田等。

这代作家中的第一部分作家和第二部分里的许多作家，他们的出身、经历及思想、文化素质同上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基本相同，如，徐光耀 13 岁参加八路军并入党，经历了抗日战